



超人特训班!!!

杨鹏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长春

阅读这盘多种营养具备的 “水果拼盘”



熊贝贝文学馆系列丛书在雪花飞扬的季节和大家见面了，它不是单一面孔清一色，而是如同雪花洒落，又像蒲公英散开一样，飞向同一大地。它们的温度、色彩、形状、趣味各有不同，却在被孩子随手翻阅的时候，会以不同的惊喜滋润孩子们的心灵。

熊贝贝文学馆为我们可爱的小读者邀请了时下最具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犹如一个活色生香的“水果拼盘”。这套特色营养搭配的“水果拼盘”，有神奇奥妙的科幻小说、风趣睿智的幽默故事、温情脉脉的爱心作品，还有生动近人的校园童话，相信它定会满足不同阅读者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初期，杨鹏就提出了“保卫想象力”这一理念，呼吁重视孩子们的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杨鹏认为，童年是培养想象力的黄金时期，孩子年龄越小，想象力越丰富。想象力一旦失去，就无法找回。是他把科幻小说带入校园，坚持不懈为此努力，独自支撑中国的少儿科幻十余年。

一本适合的好图书，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人生的希望和方向。一部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为我们打开一扇一扇的小窗，从每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总能看到艺术审美和哲思领域的蓝色星空。

主编 安若水

目录

超人特训班 /001

抽屉里的香格里拉 /011

魔法小桌子 /021

果冻小人儿 /033

透明人 /041

电视英雄 /057

兔子传奇 /071

沙漠里的小狐狸 /083

微型猪芭比 /095

外星人来我家 /111

时间为我停止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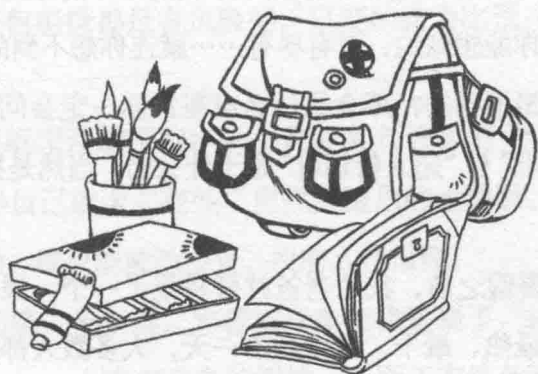
如意水晶球 /129

缺点洗涤剂 /137

梦幻电影院 /147



超人特训班





暑假来了，报什么班好呢？外语班、钢琴班、武术班、电脑班……只要你能想到的，应有尽有……就连你想不到的，也肯定有！

想不到的？那会是什么班呢？你一定会问。告诉你，是“超人特训班”！“超人特训班”是干什么的？当然是把人训练成超人的班。笨！

暑假之前，我的老爸就替我报了一个。报名那天，是我们这个城市最热、最干、最难受的一天，大多数人都躲在家中享受空调，但是，“超人特训班”报名地点的家长排的队，却在马路上绵延了10公里。我老爸提前一个晚上前去排队，以便抢占有利位置，但他还是排在了第1099位——老爸来得早，别的家长来得更早，有的是提前3天来的。“超人特训班”的名额非常有限——只有100名，我的老爸按理说早没戏了，但他前面正好有999位家长因为中暑而

晕倒，那最后一张听课证才落到我老爸手里。

事后，我问老爸：“爸爸，‘超人特训班’真的那么好吗？”

老爸笑着说：“那当然。等你上完30天的课，你就会变成超人了。”

我又问：“为什么一定要变成超人呢？”

“现在的社会竞争多激烈啊！变成了超人，你就可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招生简章上已经说明：这次训练班纯属实验性质，如果出现不良反应，后果自负。也就是说你花1万块钱让我参加这个班，其实是把我送给那些人当实验品，你不觉得心疼吗？”

“小透明，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只要能成为比别人强的超人，冒点儿险也值。”

我不说话了，眼眶里注满了泪水——我知道老爸老妈“望女成凤”，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就像关在笼子里供实验用的小白鼠，不管被别人注射什么药物，都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人怜惜你。

期末考试结束的第二天早晨，老爸就开车把我送到了“超人特训班”的训练基地——一个有着高高的围墙、上面还有铁丝网、看起来像监狱的学校——外面。由于学校严禁家长入内，老爸在校门口就被校工拦住了，我只能独自一人进到学校。

我先看了看老爸那股切的目光，又回头瞅瞅壁垒森严的学校，心中突然升起一种恐怖感和孤独感。

 2

由于“超人特训班”尚处于实验阶段，因此，每个人只能报一个学科——只能从外语、艺术、体育等类别中选一类。也就是说，你只能成为某一方面的超人，而不可能像电影《超人》中的克拉克一样，成为所有方面的超人。

我在艺术方面缺乏天赋，对体育也没兴趣，于是，我挑选了外语班——据说 30 天后，我会成为“外语超人”。

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换上了迷彩服——这个班的创始人坚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平时把穿迷彩服当时尚的我，在这一刻，突然对那绿色的服装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厌恶。

训练班的第一个节目是持续 5 天的“洗脑”。创始人认为，即使是爱因斯坦，其脑力资源也不过被开发了 20%，其余 80% 的脑力资源被浪费了。脑力资源被浪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中存在各种私心杂念。要想充分开发脑力资源，就必须把脑子里的垃圾通通清理掉。

教官对我们的“洗脑”是通过一个表面闪烁着金属冷光的头盔实现的。我在一把连接着许多导线的金属椅子上坐定，椅子就自动地伸出四个铁套子，紧紧地箍住了我的手和脚。然后，嗡嗡响的头盔慢慢地降下来，罩住了我的脑袋。头盔里有一些圆形的小铁片自

动地粘在了我头部的各个位置。之后，在电流的作用下，我感觉仿佛有一把无形的勺子伸进了我的大脑中，无情地掏着我的记忆、思想，又仿佛有一只恐怖的虫子，钻进了我的脑海里，啃食我的大脑……我害怕地又哭又喊，使劲儿挣扎，然而，背着手像军人一样站在我身边的长发女教官，却视而不见，像机器人一样脸上漠无表情。

经过5天噩梦般的“洗脑”，接下来就是连续5天的“灌脑”——所谓“灌脑”，就是在脑子被格式化之后，将电脑里数据化的知识“拷贝”到你的大脑里。

我已经在“洗脑”的痛苦中麻木，因此，比“洗脑”痛苦10倍的“灌脑”我竟然不再喊叫。我感觉知识像坚硬的、亮晶晶的玻璃碴子一样被强行塞进我空空如也的大脑里，又像无数只蚂蚁，在我的脑中乱爬，挤得一点儿空隙都没有……

接着，就是连续20天的强化训练。在这20天里，所有的人都不能用外语说话，如果你不小心说了一句母语，那你的大脑，就会像被电击一样感到抽搐般的疼痛。

训练中，我曾无数次起过逃跑的念头，但是，高高的围墙、密集的铁丝网却无情地粉碎了我的想法。

我只能乖乖地听从教官和高科技仪器的摆布，无条件地服从、服从、再服从……



噩梦般的 30 天终于结束了。当我走出学校的大门时，我就像出狱的犯人一样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围墙外面自由的空气。老爸、老妈朝我奔跑过来，我也朝他们跑去。一边跑，我一边大声喊道：

“Paddy Mummy, I miss you very much!”（爸爸、妈妈，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

当我意识到我是在用英语说话时，我立住了——我脑中明明想的是汉语，但一出口却是英语，这是怎么回事儿？

“哈哈，小透明，你在说什么呀？爸爸、妈妈是大老粗，听不懂！”

老爸笑呵呵地说。我说得非常流利，就算是老爸这样靠卖地皮发家致富的大老粗，也听得出我的英语倍儿棒。

“I don't know why!”（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苦恼地摇头——又是一句英语！我这是怎么啦？

就在这时，我旁边出现了一阵喧哗和骚动。我扭头看时，只见一个“超人特训班”的男学员，竟然像电影里的超人一样，将他爸爸的轿车举过头顶。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边喊着：

“好啦好啦，我们知道你是超人了，快把汽车放下吧！”

然而，那个男孩儿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刚把轿车放下，又走到旁边，举起了另一辆大卡车——他的力气实在太惊人了，好像即使把地球放在他面前，他也能毫不费力地举过头顶。

“快停下，宝宝；快停下，宝宝！”

一个肥胖的母亲追逐着另一位练长跑的“超人特训班”学员，气喘吁吁地喊道。如果是平时，我肯定会把肚皮笑破——她竟然冲自己已经有十五六岁，人高马大的儿子叫“宝宝”。但现在我却笑不出来了——他一直跑到了墙根，脸和胸都贴着墙皮，可手和脚依然在动着，做着跑步的动作。

“C语言、JAVA语言……太老套了，我要发明新的语言……”

一位学电脑的学员一边走路，还一边敲着笔记本电脑，喃喃自语。他的爸爸、妈妈就在他一米之外的地方，他却连看也不看他们。

……

我的父母，还有接孩子的家长全傻眼了：我们这些“超人特训班”的学员，确实成了“外语超人”“举重超人”“长跑超人”“电脑超人”……可是，结果似乎和他们期待的很不一样。

4

我们这个城市从此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孩子——超人。

然而，拥有100个超人的城市，却并不像电影《超人》中描写的那样，变得和平、安宁、祥和，相反，却乱了套：

像我这样的“外语超人”，彻底丧失了说母语的能力，坐车、购物、平时跟别人说话……用的全是外语，大多数人都听不懂我们在说什

么。我们不得不像聋哑人一样靠做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大街上，总有一些跑得比火车还快的孩子在奔跑着，用市民们的话说，是一群“长跑疯子”。

还有一些“举重疯子”，他们似乎对沉重的东西都有跃跃欲试的愿望，不管什么东西，他们见到了就举起来，然后抛到很远的地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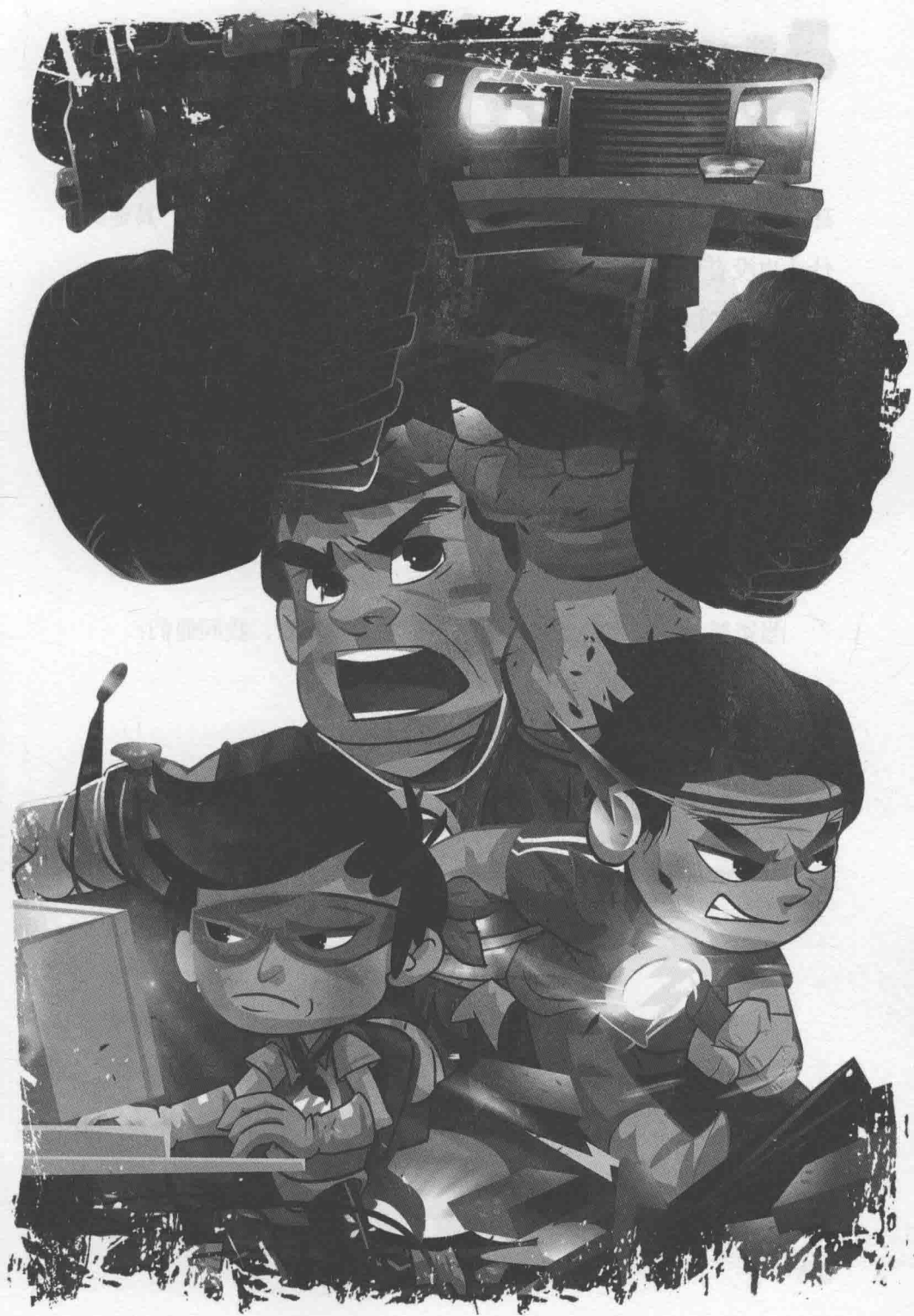
不过，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常人刚开始见我们时会好奇，但时间长了就习以为常了。最可怕的是那些“电脑超人”，他们总是在电脑前编着程序。市民们一般看不到深居简出的他们，但是，他们编写的各种程序却无时无刻不在扰乱着银行、交通系统、商场……甚至还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他们和电脑黑客有着本质的区别：电脑黑客是为了向人们显示自己的能力才搞破坏，但他们却是出于一种无法遏止的本能。城市因为他们陷入了混乱与恐慌中。

.....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超人特训班”的学员，之所以会反复地做着他们擅长的事情，是因为得了一种前无古人的“超人强迫症”——他们会反复地做着超人的举动，直到精疲力竭。



“超人特训班”终于被取缔了。





我们这 100 个超人被带到了专门的疗养院里治疗。疗养院建在大海边，是一个很大的游乐场，这里除了玩儿的东西，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我们在这里尽情地玩儿啊，闹啊，每一天都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里。

.....

半年后，我们全都恢复了正常。当父母来接我们时，我可以像以前一样用母语说话了。不过，在“超人训练班”里学的外语，我连一个单词也记不得了。

其他人也和我一样，超能力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爸爸、妈妈将我搂在怀里，不停地亲吻我时，我问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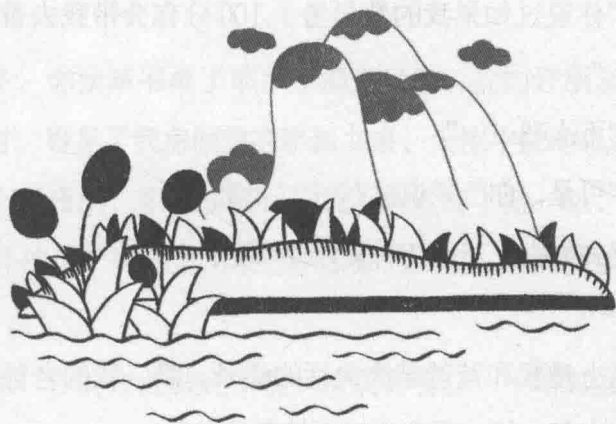
“你们还希望我成为超人吗？”

老爸用可以让地球抖三抖的声音吼道：

“当然不，谁再想让你成为超人我跟谁急！”



抽屉里的香格里拉





“爸爸，今年暑假我要去香格里拉！”

“爸爸很忙，没时间。”

“你说过如果我的数学考了100分你会带我去香格里拉的，你耍赖！”

“下次吧……”

“可是，你已经说过N个‘下次’了。”

“去去去，爸爸还有文件要写呢！”

……

以上是我和爸爸某次谈话的实录。瞧，我的老爸和天底下千千万万个老爸一样，是个说话不算数的老爸！

你一定会说，跟老爸说话不好使，跟老妈说去不就行了！

告诉你，不行！我老妈更难对付，她是个“太极拳高手”，我跟她说过N+1次，她总是用要交学杂费啦，要交暖气费啦，要交这个费那个费啦，家里闹经济危机明天就没米下锅，后天就要卖裤子

换大米啦等理由来搪塞我。

哼，我算看透了，天底下的大人都是说谎专家，他们想要你好好学习、听他们话的时候说的是一套，你想要让他们兑现诺言时，做的是另外一套。

没办法，我要是想去香格里拉想得厉害的话，只好把迷你耳机往耳朵眼儿里一塞，打开 MP3，听《明天的香格里拉》：“……明天的香格里拉 / 如何才能够到达 / 遗忘多少沮丧 / 才能昂首再策马……”

我以为，这辈子都去不了香格里拉了，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事情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出现了转机……

“哇，暮冬，你换新书桌了耶！”那天早晨，我的好朋友小路来找我做作业时，看见了我房间里的崭新书桌，大惊小怪地喊道。

“这有什么稀奇的，少见多怪！”我不屑地瞥了她一眼，然后把目光投向窗外被工厂的烟尘污染得灰蒙蒙的天空，想着我梦中的香格里拉。

“嘿，姐姐，你的作业做完了吗？给我看看。”小路讨好地把脸凑了过来。

“拜托，你到底是来找我做作业的，还是来找我抄作业的？”我用手推她。

“少废话，快把作业交出来，缴枪不杀！”她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摆成了一个八字，当作手枪，抵在了我的脑门儿上，恶狠狠地说。



就在这时，一个轻轻的“啊呜”声把我们俩都吓了一跳，小路的手也缩了回去。

“你家养了什么小动物？”小路一边把目光往四下里瞟，一边竖起两只耳朵，寻找声源。

“没有。像我老妈那么抠门和洁癖成性的人，怎么会同意我养宠物？”我一边摇头，一边往四下里看。

“啊呜——”又是一声鸣叫，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我和小路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落在了新书桌上，然后，我们俩都抬起头，互相对视——小路两个眼珠直往中间靠，成了斗鸡眼儿。一秒钟后，我们同时把手伸向了书桌中间的大抽屉。

声音，是从抽屉里发出来的！

哇啦——

新书桌的大抽屉被我们俩拉开了。

“哇，酷毙了！”满嘴新词的小路惊叹道。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小小的抽屉里，竟然别有洞天：里面不但有高山、湖泊、草甸、雪地……还有成群像米粒一样大的牛羊，以及玉米粒一样大的猛兽，比如老虎、狮子、狗熊……刚才的两声“啊呜”声，就是站在山冈上仰天长啸的微型老虎发出来的。

“暮冬，打我一个耳光，打得越狠越好，那样我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小路把脸伸了过来。